



經義述聞

口 12  
962  
2

11





門 12  
號 962  
卷 2



經義述聞第三

高郵王引之

尚書上五十五條

允被四表 平章百姓 宅南交 湯湯洪水方割  
 以孝烝烝 百揆時敘 嗣 正月上日 如五器  
 卒乃復 惟刑之副哉 柔遠能邇 教胥子 咨女  
 二十有二人 彊而義 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 女  
 為 在治忽 萬邦黎獻 股肱喜哉 九河既道  
 嶠夷既略 厥篚元纁璣組 蔡蒙旅平 威侮五行  
 誓字古文 舍我稽事而割正夏 茲猶不常甯  
 由乃在位 相時儉民 自作弗靖 無弱孤有幼



明聽朕言 各設中于乃心 暫遇姦宄 無遺育

用宏茲賁 沈酗于酒 今爾無指告 亢才 昏棄

聰作謀 凡厥正人 于其無好德 乃命卜筮曰

兩曰霽 子孫其逢 予仁若考 敷佑 啟籥見書

天大雷電以風 三監 茲不忘大功 予不敢不

極卒甯王圖事 厥考翼

光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光充也釋  
文光字無音切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梳頰  
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梳孫作光古黃反說文曰



梳充也孫愐唐韵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  
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  
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  
孔子閒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  
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梳同古曠反  
橫充也即爾雅梳充也漢書王褒傳曰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王莽傳曰管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  
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格  
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  
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為梳



脫誤為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戴氏文集引之謹案。光枕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謬脫。而為光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為充也。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周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北堂書鈔樂部一本鈔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詁曰。舒之足以光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頌讀光被四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魏公卿上

尊號奏碑曰。邁恩種德。光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鍾銘曰。格于上下。光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光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嘻篇既昭假爾。箋曰。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竝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尚書而字亦作光。則光非譌字可知。爾雅。梳。充也。孫炎本梳作光。皋陶謨曰。帝光天之下。正義曰。充



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充於四海。孔傳曰：充，充也。是充正訓，充與橫初無異義也。充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充，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充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充，充也。充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充是充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爲充是也。故堯典言充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莖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

神曰與，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琚縣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充被之充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充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充爲充耀，於義爲疏。戴氏獨取充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字尚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辯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



采。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𠄎。與平相似。𠄎部曰。古文平作𠄎。孔氏襲古文。誤以𠄎為平。訓為平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文尚書平章字作𠄎。

案汗簡曰。古文尚書平作𠄎。不以爲平章。玉篇同。引之案玉篇曰。采。古。毛詩

采菽曰。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辨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辨治不絕之貌。亦當從古文作𠄎。引之謹

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爲辨治可也。必謂古文𠄎字之誤。則非。平秩之平。馬融本作萃。曰。使也。見釋文。爾雅曰。洛

誥。平來以圖。羣經音辨所引如此。蓋據釋文原書。唐石 鄂所改也。集韻。併。使 傳訓爲遣使。則萃與平同。馬本作

萃。他本作平。猶春官車僕萃車之萃。故書作平也。其非

誤字可知。若是古文𠄎字。不得加艸作萃矣。自古豈有

從艸𠄎聲之字乎。說文古文𠄎字注。不言尚書有此字。

豐部艸字。則引虞書曰。平艸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

本萃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

或不可信。許馬二君。則傳真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



東作仲夏辨秩南僞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疏曰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據此則鄭所注尚書必作平秩故賈公彥不言辨秩字據尚書而但言據書傳若鄭注尚書作辨秩賈氏何得言尚書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且舍鄭氏尚書不引而反引書傳無是理也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竝引尚書曰辨章百姓鄭注曰辨別也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辨之本而其字作辨不作平然則古本無作平者矣如古本作平則鄭當曰平古辨字或曰平辨別也始合詁經之體不應翦滅古字而徑改為辨也又馬鄭之本往

往不同

篇內黎民阻飢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阻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讀曰祖祖也禹治

于江海釋文治鄭本作松云松當為洽馬本作均云均平微子讐斂釋文徐曰讐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金滕丕子之責釋文丕作辨章者為鄭氏本則作平章者音悲反馬同鄭音不

為馬融本可知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忠清

平章賞罰

李賢注平和平也

平章字本於堯典白虎通義說姓名

引尚書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引傳曰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

李善注與李賢同

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以前而

字正作平不得以為誤也平與辨便古音可通平字古

音在耕部辨便二字古音在眞部

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堅辯為韻博澤為韻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堅辯偏便四字古音皆在眞部也



陳琳車渠椀賦為用真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

便兮亦與珍民為韻見顧氏甫大戴禮少閒篇天政曰正

象象傳屢以為韻人易音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為韻尤其明證也又平

與萃通辯與徧通鄉飲酒禮注今說文瞞字注曰讀若

萃或曰徧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文王官

人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篇辯作屏漢書張敞

傳自以便面拊馬即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便面亦曰屏面屏與

平同聲屏言之作辯言屏面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

平作辯又作便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橋顏注曰即

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王氏尚書後案謂亦平字之誤非是此平與便

通之證也廣雅曰辯使也馬融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辯

使也酒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傳訓辯為使辯即平之

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來示予卜休恆吉王應麟藝

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作辯來平來之平訓為使

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為使而他本作辯也荀子

富國篇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楊注以辯為即均平字

地官賈師職曰辨其物而均平之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古文乎

字而後通於辯便乎說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

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竝曰平治也平與辯非獨聲

音相近抑且詁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一偏之見也且



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文字。又安得古文而誤襲之乎。由是言之。小雅采芣平平左右左傳引作便蕃。毛傳訓為辨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亦是聲音相近而非乎字之譌矣。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平為治辨。與毛傳同。而其字亦作平。非作乎也。至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宋微子世家載洪範文則作平平。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平作辨便同。以義求之。王道蕩蕩。既是平易之貌。呂氏春秋貞公篇引洪範王道蕩蕩。高注曰。蕩蕩。平易也。

引詩曰。魯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道有蕩。韻考之說。文踰字讀若萃。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為韻。偏偏皆以扁為聲。困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書九共篇。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上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辯其為平字明矣。宋玉高唐賦說羽獵曰。涉漭漭。馳萃萃。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李善呂延濟以萃萃為草貌。失之。萃萃與平平同。猶平秩之平馬本作萃也。此皆平平二字之證。墨子兼愛篇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字明甚。而王氏鳳喈尚書後案謂當作采采。始踵惠氏



之誤而不察耳。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宐其說之多謬也。

宅南交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嶠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以上索隱又鄭注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攷並見正義傳曰：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

交，當以宅南為句。交上當有日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

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也。通鑑

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前編作穀聲之誤冬祀

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南下前編有交字，案上文注東稱代，下文注北稱幽

都，則此亦當云南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

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如引經曰：禮于六宗，與大傳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在治豎與大傳七始

異，皆古文尚書也。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暘谷曰昧

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日字。古文尚書脫去

日大二字耳。史記五帝紀作宅南交，蓋用古文尚書。幽都山名。見爾雅。大交

與幽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裔交阯之地。堯



命羲叔居治南方。其地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交也。山名大交。已與幽都相對。則無事別求其地。以配幽都矣。而鄭乃以為當有曰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降當為際。說見墨子。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大戴禮記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三書皆言交趾而不及明都。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脩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無幽都。南道交趾。亦無言明都者。然則極南之地。無所

謂明都者矣。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強立明都之名乎。且明都乃豫州之藪。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湯湯洪水方割 小民方興 方興沈酗于酒

方行天下 方告無辜于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方為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傳曰小人各起一方共為敵讎。方興沈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酒。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刑方告無辜于上。傳曰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曰方皆讀為旁。旁之言



溥也。徧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通。

堯典：其土方鳩。傳功。史記

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為方。

商頌元

鳥篇。方命厥后。鄭箋曰：謂徧告諸侯。是方為徧也。

正義謂方

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

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徧害下民也。小民

方興。相為敵讎。言小民徧起。相為敵讎也。史記宋世家

方作竝。竝亦徧也。

說見前竝受其福下。

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徧

起。沈酗于酒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徧行

天下。至于海表也。齊語曰：君有此土也。三萬人以方行

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皆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

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徧告無辜于天也。

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徧也。

說見前旁行傳說而不流下。

皆失之。

### 以孝烝烝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傳曰：諧。和。烝

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

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烝為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又

為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三復經文。當讀克諧為句。以孝

烝烝為句。又不格姦為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

瞽。麥弟曰象。敖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麥以孝。蔡

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



蒸蒸與烝通。陶潛天子孝傳贊。虞舜父。是讀克諧為句。頑母罵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讀克諧為句。以孝烝烝為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姦為句也。經言以孝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為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

烝烝。張禹傳曰。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巴郡太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恂恂其仁。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蒸離離。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通於神明。甄文類聚引魏下蘭贊述大子表曰。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



成其名。曹植鼙舞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烝烝。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為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曰。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厚美也。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曰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敘。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傳皆訓時為是。

敘為次敘。引之謹案。時敘者。承敘也。承敘者。承順也。大

戴禮少閒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謂承天之氣也。承

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襍事篇。承作

時。是時與承同義。時詩聲相近。故詩亦訓為承。特牲饋

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

序。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後周旋序順下。序與敘同。是敘與順同

義。合言之。則曰時敘。百揆時敘。謂百揆莫不承順也。文

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為是

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敘。謂其國

其民莫不承順也。乃女。盡孫曰。時敘。謂女所行皆順。莫



不承順也。既曰孫又曰時敘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脩相對成文，時序亦謂承順也。若訓時為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緒，則屬辭不類矣。時敘或曰承敘。洛誥曰：王侔殷乃承敘。承敘二字平刻。言使殷民莫不承順也。傳曰：使殷氏上下相承有次敘。失之。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是也。奔走承敘四字平列。韋注：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斯不辭矣。

嗣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

作不怡。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釋司為嗣，是司為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家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為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為不怡，為不台。嗣音之為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嗣



字書以為古齡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為辭。猶怡之為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

正月上日 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

見史記五帝紀

集解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姚方輿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曰。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

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謂朔日也。上日。謂上旬吉日。當以葉氏曾氏之說為是。

蔡沈集傳引葉氏曰。上日。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

之類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正義以元日為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

上帝。盧植蔡邕竝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

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

曰。祀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

以朔日。師秦宮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

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日。王各于大室。虢敦曰。惟元

年既望。丁亥。王各廟。邾敦曰。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

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愷敦曰。惟元年二月既望。庚

寅。王各于大室。牧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



寅王各大室各竝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引尚書大傳曰。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日。非謂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為朔日。而漢以前無之。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翊戾謂歲首受賀也。補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蓋效堯典而失其義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夙贄。如五器。馬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器。上五玉。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

禮改之飾羔鴈師雉執之而已皆去器

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

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亦與之同。脩五禮之下。則云五玉三帛。二生。一夙贄。玉帛生夙皆朝聘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為授與。五器為授贄之器。則經傳無徵。始不可從。馬以五器為上五玉。亦非也。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三帛。二生。一夙贄。如五器。皆蒙脩字為義。正義曰。自五玉以下蒙上脩如者。與也。及也。廣雅。與如也。與可訓為如。如亦可訓為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



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十宗廟之事。與會同也。詳見釋詞。言五玉三帛二生一夙之費。與所用之五器。皆因五禮而竝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五玉。既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也。諸侯朝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常焚纓。貳車。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掌客之簠豆。銅壺。筥。饔。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器為五等諸侯所用。則謂之五器。亦猶典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上公以九為節。侯伯以七為節。子男以五為節。而謂之諸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夙。五器皆朝聘所用也。

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之上疏矣。

卒乃復

卒乃復馬。連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卒乃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得專以五器言之也。馬說非是。鄭以復為反歸。近之矣。然下文歸格于藝祖。在朔巡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釋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方諸侯



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政令至協時日以下諸事皆畢  
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禮天子辭於侯氏  
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其義通於此矣。

惟刑之卹哉 上下勤卹 罔不明德卹祀

知卹鮮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今本卹作恹乃衛包所改

古文尙書撰異已詳之。卹者慎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

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索隱案古文作卹哉今

文者伏生口誦卹謚聲近遂作謚也周頌維天之命篇

假以盜我毛傳曰盜慎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

恤我與說文引作譏以謚我卹謚古聲相近而字

亦相通說文謚靜語也。一曰無聲爾雅謚慎也慎謚密

靜也密與謚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賈子禮容語篇引密作謚是靜與慎同

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慎密而不出。儒行曰慎靜而上寬

惟刑之卹與兩欽哉連文即康誥所謂慎罰也。召誥曰

上下勤卹亦謂君臣皆勤慎也。慎即上文所謂敬德也。

此勤卹與哀元年左傳勤恤其民周語勤恤民隱不同。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

罔不明德卹祀卹亦慎也。慎祀即召誥維誥所謂愷祀

也。爾雅愷也。立政曰知卹鮮哉知卹謂知慎用人之道也

下文惟禹湯文武為能知卹故曰鮮哉而傳皆訓卹為



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知憂鮮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  
祀則義尤不可通。

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  
堯典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  
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  
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變其說經文柔  
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爲能安邇  
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何其謬也案  
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柔安也

郭箋曰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仰與如古  
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摠耳能與而古字  
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邾班碑作柔遠而邇屯彖傳安建  
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  
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能善也安善二義竝與順仰相  
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康  
藥盃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康  
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大而能  
民士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  
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  
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



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某氏解不能厥家人曰。不能治其家人。杜預解入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解不能乎母曰。不能事母。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爲迂曲。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柔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爲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教胄子

教胄子。說文引作教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

見釋文羣經音辨。今本作胄子。

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竝作教胄子。

記五帝紀作教穉子。引之謹案。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

毓。通作鬻。又通作鞠。邶風谷風篇。晉育恐育鞠。鄭箋解

晉育曰。育。稚也。

稚與穉同。

正義以爲爾雅釋言文。今爾雅育

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

見鳴鴉釋文。

幽風鳴鴉篇。鬻子

之閔斯。毛傳曰。鬻。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鬻由六反。徐

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義。古謂穉子爲育子。或曰鞠子。

堯典之育子。卽幽風之鬻子。亦卽康誥所謂兄亦不念

鞠子。哀。顧命所謂無遺鞠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尚書傳

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



樂謂詩舞勺。成童舞象。是人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穉子。穉子即育子。故曰命女典樂教育子。西漢經師如夏侯歐陽必有訓育子為穉子者。故史公以穉代育。蓋有所受之也。育。古聲相近。大司樂釋文音育。卽風俗風篇。既生既育。與穉。穉。音育。卽風俗。穉。音育。卽風俗。穉。音育。卽風俗。作育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大子晉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為胄子也。馬注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訓胄為長。始與史公異義。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是以教胄二字連讀。而訓為教長。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為長子也。史記教穉子。集解引尚書鄭注曰。國

子也。尚書釋文引王肅注曰。胄子。國子也。則鄭王皆以胄子二字連讀。然訓為國子。則不專指長子而言。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夫。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曰。王子。王之庶子。是其證也。姚傳曰。胄。長。子。今本子作也。乃後人所改。王制正義引孔傳。胄。長也。也。字亦後人所改。史記正義曰。孔云。胄。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山井鼎尚書考文曰。謂元子以下。古本謂上有子字。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案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言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育。長也。教長。猶言教



育。此是訓教胄為教長。訓子為國子。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為長子也。且兼弟言之。則非獨長子明矣。孔穎達誤以長為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胄。允也。釋詁云。允。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之曰。令夔以歌詩教此適長國子也。自是之後。遂相承以教胄子為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及姚傳咸相違戾。而史記之教稭子。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

容女二十有一人

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

復敕。禹及巫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

二十二人。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

虎熊羆不數四岳。見本篇正義。引之講案。馬不數稷契皋陶。

豈有稷契皋陶不在亮工之列者乎。鄭不數四岳。豈有

敕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上二字當作三。傳

寫者脫去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為四人。十二牧為

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塗益伯夷夔龍為九人。及斯伯與

為三人。朱虎熊羆為四人。鄭以及斯為一人。朱虎熊羆為二人。失之。吳仁傑兩漢刊

誤補遺曰。及斯為二人。伯夷為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讓于稷契暨皋陶也。朱虎熊羆為四人。故連文稱之。如讓于

夔龍也。合計之。則三十二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為一



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蘇哉。此四岳同辭而對也。傳以為朝臣舉之。非是。蔡傳曰。兪。眾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四岳同辭而對。不稱岳曰者。上文已云咨四岳。則同辭而對者為四岳可知。故不稱岳曰也。下文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無咨四岳之文。故異哉。諒可乃已。必稱岳曰也。與位之命。亦咨四岳。而四岳之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岳曰與此。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某氏傳曰。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如謂四岳為一人。則何以有兪曰之女。經又云。乃日覲。四岳羣牧。

班瑞于羣后。四岳四人。

蔡傳以為四方之諸侯。則與羣后無別矣。

羣牧十二

人。故逐日遞見之。若以四岳為一人。則羣牧亦可謂之。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凡言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為一人。則四門亦可謂之一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聰亦可謂之一聰乎。四岳分掌四方。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每岳一人。皆為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若以四岳為一人。則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是一人。



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夫既以丹朱歸訟為不可  
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  
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  
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  
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為四人哉。

疆而義

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強而諛。又匡  
謬正俗引洪範遵王之諛。蓋唐初本如  
此。今本諛皆作義。  
則衛包所改也。

臯陶謨。疆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謹案。義  
善也。謂性發疆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  
傳曰。義善也。緇衣曰。章義瘧惡。皇侃疏。字通作儀。說文  
義善也。

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為儀。周官肆師  
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  
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諛。緇衣。臣儀行。鄭注。儀當  
為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記。制之禮義。  
漢書禮樂志作儀。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典。

毛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  
為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  
德。九者皆然也。然則疆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  
傳曰。不義而疆。其斃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疆而合  
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疆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  
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

烝民乃粒



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眾民乃復粒會見思文正義引之

謹案粒當讀為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

也廣雅曰立成也鄭康成注小司徒章昭注周語並曰成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於

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擗竿而欲定其

未擗與搖同今本誤作擔立亦定也言均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

則不能定其未也烝民乃立即承上文言之決九川濬

畎澮平土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會矣奏

庶鮮食鳥獸可得而會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

用矣於時眾民皆有安居和味空服利用備器簪也昏

墊而今也安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眾民乃定也烝民

乃立非專指艱食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

之假借耳鄭訓粒為米烝民乃米為不辭矣王制曰有

不粒會者矣使去會字而曰有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

箋反破立為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辭矣成十六年

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

和陸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

曰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

不得其極故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

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外傳所引其非米粒之粒明矣



萬邦作父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父

家大人曰魯頌駟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作之言乍也

乍亦始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父作與乃相對成

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父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

邊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父今本作雲土夢乃

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作與既相對成文言雲夢之士始父也史

記夏本紀皆以為字代之於文義少疏矣

女為

子欲左右有民女翼子欲宣力四方女為引之謹案為  
韻如相為之為為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

鷺篇福祿來為鄭箋曰為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為  
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審為篇曰為  
讀相為之為女為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羣臣當為之矣  
其義矣

在治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鄭本忽作留注曰留者  
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  
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為滑周  
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南精神篇趣舍滑心韋昭高誘注  
竝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曰宮亂則荒  
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  
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益以此察之也滑忽古同聲  
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

萬邦黎獻 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

有十夫

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

漢書程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

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據尚書加之也孟康解民儀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辯見讀書雜志漢書下  
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廣  
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尚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曰

女勅瑟殷獻臣傳訓獻為善善賢義相近故儀獻同訓  
為賢又同訓為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  
獻酌鄭司農讀獻為儀郭璞爾雅音曰轆音儀說文曰  
轆從車義聲或作鑣從金獻聲又曰議從言義聲灑議  
臯也從水獻聲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  
讀獻為儀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  
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  
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即臯陶謨之萬  
邦黎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臯陶謨  
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為旄倪之倪



非是。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臯陶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成熙史記五帝紀作厥功皆興揚雄勸秦美新膠東令王君碑竝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孰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厥熙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九河既道 濰淄其道 沱潛既道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爲九道濰淄其道沱潛既道傳竝曰復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壅塞故通利之。

嶠夷既略

嶠夷既略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嶠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



厥篚元纁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為也。璣則珍寶之屬。廁於元纁組之間。殊為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屨絲。厥篚元纁縞。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厥篚織纁。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蠙珠之下。乃言厥篚元纁縞。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元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為暨暨者。與也。及也。厥篚元纁暨組者。厥篚所貢。則有元纁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大宰釋文璣劉

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韻璣暨二字。竝互至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為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幾之通暨。猶幾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竝云。荀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元纁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元纁皆采色之帛。而組則為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蠙珠與魚不同類。則曰蠙珠暨魚耳。史記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篇淮夷蠙珠暨魚。則以帛為暨。而於元纁璣組。乃作璣。不作帛。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為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綦字。引周書王會篇。玉元纁暨綦十二。



孔注云。元簿謂以黑組紐之。其玉名。為證。又曰。馬注組文也。當云。璣。組文也。今本脫字耳。案組之所用。不獨紐璧而已。不當專取紐璧為義。且不言紐。而但舉所紐之玉之名。則文不成義。況古音璣在之部。璣在脂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璣為璣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璣字。故釋文引於組字下。又不得謂組上脫璣字也。

蔡蒙旅平 荆岐既旅 九山棗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荆岐既旅。傳曰

已旅。祭言治功畢。九山棗旅。今本棗作刊。乃衛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辯之。

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家大人曰。傳以

旅為祭名。則旅平二字。棗旅二字。皆義不相屬。禹貢不

紀祭山川之事。五岳四瀆皆不言旅。何獨於蔡蒙荆岐

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言旅。周官大宗伯旅上帝。及四

望。鄭注。四望。五岳四瀆。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則禹貢所謂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謂旅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璞曰。

途。即道也。郊。特性。臺門而旅。樹。鄭注曰。旅。道也。蔡蒙旅

平者。言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荆岐既旅者。亦言二山已

成道也。九山棗旅者。棗。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埋木刊。杜注。刊。除也。刊。與。棗。通。

言九州名山。皆已棗除成道也。九山棗道。與九川滌原

對文。猶之九州攸同。與四輿既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藝。

曰岷。播。既藝。曰蔡蒙旅平。曰荆岐既旅。或紀其種。藝之

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功之成。與祀事無涉。

威侮五行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慢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為暴虐侮為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威威者蔑之假借也雅正月篇釋文引字林威武劣反正與蔑音相近故借威為蔑威之為蔑猶滅之為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釋之曰蔑荀作滅逸周書見大雅柔柔鄭箋蔑輕也文選典引蔡注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祀史記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威形極相似世人多見威少見威故威字謫而為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

侮五行亦滅侮之誤。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斲集韻同汗簡作斲古文四聲韻作斲又曰斲同上又重刻斲斲斲斲四形云之籀韻玉篇廣韻作斲日本人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斲引之謹案以上諸體皆傳寫之謫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斲斲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斲斲也從斤斲艸籀文作斲從艸在父中父寒故折艸在父中則其字亦可作斲上中似止下旁似缶故譌為斲又譌為斲為斲為斲也其七經孟子



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斲則斲字之譌也。誓音逝而得  
俗用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巫佩祭法瘞  
埋於秦。折釋文竝云。折舊音逝是也。誓字又有折音。逸  
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俗誓為誓  
是也。

舍我穡事而制正夏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畝。舍我穡事而制正夏。傳曰。我  
后。築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據傳所釋  
經文。正下似無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  
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股本紀。舍  
我穡事而制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  
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  
字。此卽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衍耳。

茲猶不常甯 猶胥訓告胥係惠胥教誨

盤庚。先生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傳曰。先王敬謹  
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大人曰。猶與由通。  
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胥通用。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  
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  
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斲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  
胥訓告。胥係惠胥教誨。傳曰。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



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大人曰：猶亦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也。傳說皆失之。

由乃在位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又曰胥由輔也。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敷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共爾事。齊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彼傳曰：相隱

括其為善政。隱括與槩括同。荀子性惡篇：桐木必將待槩括正曲。木之木也。即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為用而以此為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

相時儉民

儉說文引作憇。家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甄文部六作相時息人。陳禹謨本刪去。改民為人為避太宗諱。息則憇之譌也。蓋唐初馬鄭古本尚有作憇字者。故書鈔刺取相時憇民四字。憇與息相似。寫者遂譌為息耳。

自作弗靖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



是汝自為非謀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作不

善所致也。自作弗靖，猶言自作不典。不善，即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

靖，通作婦。又通作靜。小雅小明篇：靖其爾位。韓詩外傳作靜。漢帝堯碑：婦恭祈福。蔡邕王子喬碑：作靜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婦公。左氏穀梁並

作靖。逸周書蓋法篇：柔德考淑曰靜。蔡邕獨斷：作靖。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

靜家室，靜善也。廣雅曰：婦善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

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侮成人。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經作女毋翁侮成人。侮

成二字相連。足與唐石經相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老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

之。無弱孤有幼。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各本或作侮老之，或作不侮老人。皆後人所改。

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鳳嗜尚書後案曰：老與

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老侮其成人

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

鄭注是偽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

幼連讀，殊為不詞。當以弱孤憑讀，言以為孤弱而輕忽

之也。孤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

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

也。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



自某氏誤以孤有幼連讀後人遂改老侮成人爲侮老  
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係子冲子 爾

邑克明 明時朕言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

日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聲幽幼同聲幽風譜正義引

鄭注書傳略說曰孟逆也北堂書鈔引春秋攷異鄧曰

明庶風至明庶者逆厥也禹 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

貢孟猪史記夏本紀作明都 庚日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

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詩與承同義

說見前百揆 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係子冲

子言公當勉係子冲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

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

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效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

致言勉焉盡力致效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疊疊

勉也鄭注禮器曰疊疊猶勉勉也疊疊勉明明一聲

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疊疊文

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駉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

在公勉勉也並見後明明天 明字古讀若芒與洛誥女

乃是不獲之獲同音故獲亦訓爲勉獲明孟古並同聲

後人咸知獲孟之爲勉而不知明之爲勉故解經多失



其義

某氏傳曰各設中于乃心

禮器曰合於天時設於天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中于

乃心者各於汝心求合中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翕

釋翕亦合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

暫遇姦宄民與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

引之謹案經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

先其說尤謬暫遇宅自遇此姦宄者言之則上與乃經

有不吉不迪下與我乃劇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

凡言寇賊姦宄堯典草竊姦宄微子傳曰草野竊盜謂有

寇壤姦宄康誥鴟義姦宄呂刑鴟輕也義邪也說見

庚上篇之敗禍姦宄皆四字平列牧誓俾暴虐于百姓

姦宄亦平列字此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胠

篋篇知詐漸毒李願注謂漸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

盜而漸楊倞注訓漸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

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注訓漸為進

之是詐謂之漸呂刑曰民與胥漸亦詐也言小民方

與相為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彼傳訓

為漸化亦失之矣遇讀隅矐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



原道篇曰。偶騷智故。曲巧偽詐。皆姦邪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垂之削。高誘注曰。隅。角也。垂。邪也。全惟為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垂。人邪謂之偶。騷。聲義皆相近矣。呂氏春秋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戢矣。愚亦即暫遇姦宄之遇。遇。愚古字。通。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或。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錯迕滋多。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無遺育

我乃劓於滅之。無遺育。傳曰。育。長也。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王引此。文。杜注亦曰。育。長也。言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之謹案。傳訓育為長。則必於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殆失之迂矣。今案育。讀為胄。堯典教胄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注。竝引作教育子。周官釋文曰。育音胄。是古育胄同聲而通用。說文曰。胄。允也。無遺育。即無遺胄。周語曰。晉懷公無胄。是其證也。又案劓為截鼻之名。又為斷割之通稱。我乃劓於滅之。無遺育。當以劓於二字連讀。哀十一年左傳作劓於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於滅之。俾



無遺育。皆其證也。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也。多方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爲斲割之通稱。傳訓劓爲割是也。蔡傳乃訓劓爲截鼻。而讀我乃劓爲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爲一句。夫旣滅之無遺育矣。又何須言劓乎。乃又爲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經言我乃劓殄滅之。不言小則劓。大則殄滅也。且劓非刖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但知劓之爲截鼻。而不知其又爲斲割之通稱。故古訓失。而句讀亦舛也。

用宏茲賁 敷賁

用宏茲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茲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卽上文所云嘉績于朕邦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沈酗于酒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爲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酒。猶淫酒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酒于酒。漢書敘傳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楊雄



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東

作沈醜作沈酒蓋今文尚書如此史記大史公自序帝

辛湛酒易林賁之乾漢書禮樂志湛酒自若五行志湛

酒于酒湛與沈同沔與酒同成二年左傳曰淫酒毀常

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跖以為禹有淫酒之意楊雄光祿

勳箴曰管在夏殷桀紂淫酒淫酒即沈酒史記樂書流

沔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即淫佚故淮南要略庫梁沈酒

高注曰沈酒淫酒也漢石經母勅篇母淫于酒是也沈

與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

屬杜子春日淫當為湛大戴禮記勸學篇管者瓠巴鼓

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沐甚雨櫛  
疾風崔駰本甚作湛音淫惟南覽冥篇東風至而酒湛  
淫湛益即淫淫謂酒得東風而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  
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益是其證也  
高氏以酒湛二字連讀云酒湛清  
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失之矣

今爾無指告

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何其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

指告為一句子顛隳為一句說文躋字注曰商書曰子

顛隳是以子顛隳三字為

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女無故告子

無語辭猶

無念爾祖之無以無為語辭詳見釋辭

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爾眾其為致告是也說

苑有指武篇謂致武也周語曰於指字或作底襄九年



左傳曰無所底告是也。爾雅曰周頌武篇者定爾功毛底致也。傳曰者致也者亦與指同。大雅皇矣篇上帝者之潛大論班祿篇引者作指。顛隳者予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隳也。曰今爾其致告我殷將顛墜。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

亢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尚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引之謹案。亢當為允。亢字或書作允。形與允相似。故允譌為亢。才讀為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信猶允也。哉即才也。爾雅曰允信也。史記述尚書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命

惟允之類。史記皆以信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

集韻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皋陶謨曰茂哉茂哉

釋文茂哉或作茂才。唐書麻志載大衍麻議引顧命曰

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列子天瑞篇何人哉釋文哉

元妙之中才才即哉字漢崔瑗張平子牌維帝念功往才女諧逸周書酆保篇曰王曰

允哉。大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大聚篇曰武王再拜曰

嗚呼允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

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昏棄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引之



謹案昏蔑也。讀曰泯。昏棄即泯棄也。昭二十九左傳

曰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

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蔑棄其肆祀不對。周頌清廟曰

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

求弗迪。傳以昏為亂失之。

聰作謀

洪範聰作謀。馬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

同。某氏傳曰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聰

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

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

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

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與肅從與又明

與哲睿與聖義竝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與聰字義不

相近斯為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

若媒並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

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為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職之

聰敏肅給也聰與敏義相近廣韻敏聰也達也而云聰敏肅給

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睿聖武公也。易林井之噬嗑延

漢書敘傳宣之小雅小旻篇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人有通聖者有不能



述三  
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傳以聰  
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  
恭肅曰治理三字與下字義竝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  
與聰字義不相屬矣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即不敏若以為不能謀事則  
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  
生之解聰作謀皆以謀為敏正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  
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福啟賦曰克明  
克哲克聰克敏義即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  
謀為敏者矣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
越厥小臣外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
大多正 惟正是乂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
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繼自今後王
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正
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
乃事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茲乃允惟王正事
之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
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



政立事牧夫準人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

厥正人正長也正人為長之人也自人之有能有為以

康誥曰惟厥正人傳曰惟其正官之人正直之人失之

正長也為長之人周官大宰所謂建其長建其正也推

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

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又曰越厥小臣外正

吏案正長也在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外為長之官也庶士有正者案正長也庶士

有正大雅雲漢所謂庶正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

大多正傳曰小大眾正官之人案正長立政曰其勿誤

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傳曰惟以正是之道治眾獄

是治此眾獄眾慎也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

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此說得之文侯

之命曰亦惟先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先正先臣

官之是也字或作政詳見左傳兩政國康誥曰不于我

政人得罪傳曰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案政人即正

者議罪立政曰內所言皆官人之道故以立正名篇所謂

惟正是以之也傳釋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

故以君臣立政為戒釋篇名曰言用臣當共立政則是

誤以政為政治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言國家建立長

也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

立政之臣正義曰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

立其善政皆失之義曰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失之是也說文曰事職

人言後王建立長官惟用常人也正

是也說文曰事職

是也說文曰事職

是也說文曰事職

是也說文曰事職



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哀十一年左傳吳子呼叔孫甘誓

日乃召六卿王曰噤六事之人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

邦治即六卿所掌事案六事六職也小宰

之奉職者謂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言爾國之官

職故鄭注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此

與上文女劫楚殷獻臣云云下文若疇圻父云云義正

相承傳謂況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汝

汝身事失之牧民九州之官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即

事者牧牧民九州之官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即

在下也鄭注大司馬曰任猶事也高又曰乃克立茲常事

注呂氏春秋誠廉篇曰任職也司牧人常事即上文之常在言建立此常任之官及司

失之常事是也為長謂之正任職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

文多竝言之者酒誥曰厥誥悉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傳曰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案少正官各襄二十二年左

傳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是也少猶小也多方曰小大

多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義曰正官謂下

正有職事之人周官萍氏注引作有政有事疏曰有政

之大臣有事之小臣案正長也有正有事謂為長者及

任職者以官言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又曰茲乃允惟王

建官言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即正也又曰茲乃允惟王

正事之臣傳曰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案正長也事職

臣魯語曰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立政曰立民長

相宣序民事政事即正事也說詳魯語立政曰立民長

伯立政傳釋立民長伯曰立民正長謂建諸侯釋立政

與立民長伯相承為義長伯也政也盤庚所謂邦伯師

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

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墨



已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皆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訓。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三事。三職也。為人準夫。牧夫之職。故曰作三事。傳曰。治為天地人之三事。失之。小雅。雨無正篇。三事大夫。十月之交篇。擇三有事。蓋謂此三事也。箋以三事為三公。三公不得謂之大夫。始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為之立三有事。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之臣。正與立事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長官也。立事。謂建立羣職也。準云。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始以迂回失之。又曰。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上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文義與此合。是也。解者不知政為正之假借。而以為政治之政。於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則誤。

以為政治之政者。自子長已然矣。

于其無好德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人曰。經文好下本無德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尚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為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即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其時經文尚無德字。且好字尚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好之



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予攸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為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為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為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韻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韻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圍曰雩今本作曰蒙曰騷非  
見段氏古文尚書誤異  
曰克鄭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如雨止雲在上也圍言色澤光明也雩者氣不澤鬱鬱其具也克者如禘氣之色相犯入也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某氏傳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雩蒙闇也圍氣落驛不連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圍而釋之曰圍者升雲半有半無也謂兆之體氣如之引之謹案命卜筮謂如士喪禮命龜命筮也曰雨以下五事即承乃命卜筮言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圍與雩之義難不



可考而日雨日霽日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  
 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日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不與  
否同  
 正與乃命卜筮日雨之文相合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  
 曰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  
 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是日雨日霽為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  
 吳人伐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令龜曰魴也以其屬  
 从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日克為命龜之事也說  
 者或以命為命卦兆之名又或以為命以其職則已誤

解命卜筮之義而日雨以下五事遂不知其為命龜之  
 事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說之形狀皆以  
 意為之而無實據乎

子孫其逢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屢  
 疆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為遇吉家大人曰余  
 友李氏成裕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  
 字音韵正協吉字別為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  
 例正合據傳以此為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為中吉二從  
 三逆為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案此說是也



漢書王莽傳曰。庫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為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庫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倛。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並注。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為逢。或為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禮例訓詁音韻二者皆合理無可疑。

子仁若考

家大人曰。金滕子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子仁若考者。子仁而巧也。顧懽義疏曰。若而也。史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順父者耶。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日敷徧也。般篇日敷天下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言武王受命于帝庭。



以徧佑助四方之民也。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見史

記魯世家集解訓敷為布，而增其道二字以釋之。殆失之迂矣。

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為廣索，是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為布，亦失之。

啟籥見書

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引之謹案：書者，古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籥然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縢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尚左手，策著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

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筥也。賴川人名小兒所書

寫為筥。廣雅曰：籥，筥筮也。是籥為簡屬也。段氏說文闡

為闢下杜案說文闢闢下杜也。闢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闢闢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以闢闢乎。且何不直云啟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啟闢乎。段說非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為

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

鄭眾注曰：管謂籥，鍵謂杜。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曰：

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

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

公歸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又曰：啟金縢之書，乃得周

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



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為壇於外即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之篇連文為不類矣

天大雷電以風天乃雨

引之謹案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暴風雷雨論衡順鼓

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

滕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雨以風

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文雷雨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上文本作雷雨非作雷電明矣今改正幽風伐柯箋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

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尚書大傳曰周公歆

天乃雷雨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歆成王欲

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

五行傳曰周公歆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又張奐

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歆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

以風據諸書所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

雨明矣又案論衡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

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

周金滕曰成王聞周公歆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

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則



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為霽。故論衡以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後漢書周舉傳注引五行傳曰。成王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不可通。蓋本作復風止雨。復風。即反風也。漢書劉向傳曰。成王有復風之報。而今本無止字。蓋亦後人所刪。

三監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引之謹案。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為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甚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小雅常棣序。閔管蔡之失道。幽風鳴鴉傳。甯也。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管蔡罪重。不得誅。破斧傳。四國管蔡。呂氏春秋察微篇。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慮以開春論。戮管蔡而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開春論。周之刑也。相周。淮南汜論篇。周公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高注曰。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二



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為流言。周公股肱周室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為國故也。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成王在祿父之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要略篇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高注曰。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竝云管叔蔡叔傳相武庚是也。或以為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雒篇。武王克殷乃立王建管叔于東。建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衛。乃囚霍叔于郭。凌。俾康叔字于殷。中旄。父字于東。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注。俾康叔字于殷。曰。康叔代霍叔。則孔氏所據本。但有霍叔而無蔡叔。可知。俗本霍叔于殷。上增蔡叔二字。與注不合。又收二叔為三叔。囚霍叔為囚蔡叔。則為東晉古文尚書所惑也。周書序曰。武王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請立王子祿父。建管叔。霍叔也。又曰。周公既誅三監。謂殷大震。潰。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管叔經而卒。囚。商子刑賞篇。管者周公且殺管叔。流霍叔于郭。凌也。霍叔曰犯禁者也。通典刑法部多放蔡叔三。益。後。人以意增之。今本無者是也。是也。武庚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為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竝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為三監。則自康成始為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列。故下文序曰。殺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為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之叛。尚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言殺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與管蔡等。下文

奔。管叔經而卒。囚。商子刑賞篇。管者周公且殺管叔。流霍叔于郭。凌也。霍叔曰犯禁者也。通典刑法部多放蔡叔三。益。後。人以意增之。今本無者是也。是也。武庚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為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竝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為三監。則自康成始為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列。故下文序曰。殺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為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之叛。尚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言殺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與管蔡等。下文



何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通二也

詩邶鄘衛譜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而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此不可通而強為之辭也豈有同罪異罰偽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

誦之曰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改逸周書之霍叔為蔡叔遂與左傳蔡蔡叔之文不合蔡者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皇甫謐帝放也非囚之謂

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為之說曰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邶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

監之是為三監見史記周本紀正義於是言三監者胥以管蔡霍

當之而不及武庚與故書雅記皆不合矣又案書大傳

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外

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滿姑謂祿父曰武王

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

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

霍之為三監其說曰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

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今案大傳三字當為二彼

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人則當為二監

明甚如謂三人為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言管蔡

而不及霍叔乎尋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

曲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

夷而反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



竝曰管蔡與武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父及二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尚書伏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邾鄆衛譜亦誤。

茲不忘大功 永不忘在王家

大誥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引之謹案。忘與亾同。

古字通。說見後。易維其亾下。言不失前人之大功也。酒誥茲亦惟天

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天順其元德而佑之。則能保其祿位。永不失在王家也。傳皆以忘為遺忘之。忘失之。

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傳曰。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引之謹案。傳意益

訓極為終。案卒已。是終。不得復以極為終也。極當讀為

亟。爾雅曰。亟疾也。亟速也。亟卒甯王圖事者。速終文王

所謀之事也。古字極與亟通。墨子雜守篇。隊有急極發

其近者往佐。即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

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

注竝曰。極讀為亟。急也。淮南精神篇。隨其天資而安之。

不極高注曰。極急也。諭道人不急求生也。亦是讀極為

亟。

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鄭注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



基業乎。

見大雅文王有聲正義。

引之謹案厥考翼與其肯曰文不

相屬。竊疑翼字因上文越予小子考翼而衍。當以厥考其肯曰五字連讀。上言若考作室。厥父蓄。此言厥考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文義相承。不得闌入翼字。鄭以敬職訓翼。則所據本已誤衍。不始於東晉古文矣。

經義述聞第三

經義述聞第四

尚書下五十條

高郵王引之

惟時怙冒 紹聞衣德言 別求 應保殷民 劓刵  
人 泯亂 告女德之說于法之行 遠乃猷裕 女  
典聽朕喆 勿辯乃司民 酒于酒 厥亂為民 王其  
效邦君越御事 惟其陳脩 隸正惟德用和懌先後  
迷民 越若來三月 天迪從子保 面稽天若 用  
乂民若有功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咸秩無文  
子惟率隸矜爾 小人之依 惟正之共 違怨 我  
道惟甯王德延 巫咸乂王家 則商實百姓王人



滅威 咸劉厥敵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罔不率俾 義民 惟羞刑暴德之人 以竝受此丕  
丕基 在我後之人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牘  
宮剝割頭庶剝 農殖嘉穀 惟訖于富 擇言 庶  
有格命 雖休勿休 輸而孚 哲人惟刑 五極  
未就子忌 我尙有之 冒疾以惡之 亦尙一人之  
慶 伏生尙書二十九篇說

惟時怙冒 丕冒 迪見冒 昭武王惟冒

引之謹案冒懋也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漢石經懋  
作勛君奭迪見冒馬本冒作勛顧命冒貢于非幾馬鄭

土本冒作勛皋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勛哉夫子則  
三字互通也庫詰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斷越我一二邦爲句以  
脩我西土爲句惟時怙冒爲句脩我西土猶言脩和我  
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祐厚也賈子容經篇曰祐大福  
也逸周書諡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竝相近冒懋也  
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丕冒同意君奭曰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丕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  
懋勉也又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爲釋詁詔亮  
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牧誓不迪周見猶  
本紀作不用



顯也冒馬本作勛云勉也說文勛從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冒昭職釋文曰冒陸

注作勛勛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又曰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逸周書

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勛勛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為覆

殊失本指於庫誥則又斷以脩為句以我西土屬下讀

頗為不辭又曰西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

表愈與經文相乖謬矣論衡初稟篇趙岐孟子注竝引

庫誥曰冒聞于上帝胡廣侍中箴曰勛聞上帝賴茲四

臣此用君奭篇語冒字作勛與馬本同蓋訓詁疏而句讀亦舛矣

紹聞衣德言

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

衣者假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為衣漢書外戚傳捷仔姪娥俗華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

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之衣未之聞也

別求 別播敷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庫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辯

嘗羞之辨玉藻作辯士相見禮作編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注曰今文辯皆作編舜典編于羣神

史記五帝紀作辯辯徧也古字別與辯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辯士

師荒辯之濶鄭司農讀辯為風別之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為辯鄭司農讀辯為別大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

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犬戴禮朝事篇辯竝作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辯作別樂記其治辯

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辨一作別見集



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於也。釋詁。繇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說見敷佑傳訓。由為用別求為又當別求皆失之。誥又曰。乃別播敷別亦當讀為辯言引惡之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應保殷民

應保殷民引之謹案廣雅應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

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怠。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然且不朽。楚詞天問。鹿何膺之。王注曰。膺受也。膺與應同。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魯頌戎狄是膺。日戎狄是膺。音義膺丁本作應。應保即膺保也。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猶受保也。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或謂之保受。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應與容聲之轉。臨象傳曰。容保民無疆。容亦受也。應與承聲相近。李巡注爾雅釋樂曰。應承也。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傳乃曰。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戾於經文矣。



非女封又曰劓劓人無或劓劓人傳曰劓劓鼻劓劓耳

正義曰劓在五刑為劓鼻而有劓者周官五刑所無而

呂刑亦云劓劓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元以臣從

君坐之刑此鄭尚書注也故下云孔意然否未明或以

為周易注案周易集解引鄭注云離為槁木

坎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孔意然否未明要有

刑而不在五刑之類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

辜爰始注為劓劓劓黥正義引鄭注曰劓斷耳劓劓鼻

劓謂椽破陰黥為羈黥人面引之謹案古人唯軍戰斬

劓斷耳以獻其於刑法則否呂刑五刑但有墨劓劓宮

大辟秋官司刑同而判作則掌戮墨劓劓宮則之外有髡

而無斷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劓者五莊十六年則強

則也僖二十八年則鍼莊子文十八言劓者一昭十三

年乃掘而劓之成十七年則鮑菴初學記政理部引慎子說刑有黥劓劓宮無言劓者

說文朕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則

大罪到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貫三人耳也

亦非斷耳之刑噬嗑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

引鄭注曰離為槁木坎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

也是滅耳者耳為校所滅沒非謂斷耳也易凡言履校

滅趾噬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滅沒之義不足為劓字



之證則當作則。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則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正與庫誥劓則同義。楊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別是劓。即本於庫誥也。鄭注庫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別。蓋僖二十八年左傳別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則劓亦別劓之譌。說文斨字注引書曰別劓斨。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別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臙。宮劓案臙爲去膝。蓋與別同類。故今文作臙。古文作別。猶判辟之判。今文作臙。周官作別也。若作則字而訓斷耳。則與臙義不相當矣。且殺戮無辜。大辟也。別。判辟也。劓。劓辟也。剕。宮辟也。黥。

墨辟也。爲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五刑之所從出。若作則則遺判辟矣。漢世稱述尚書者多矣。史記兩漢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則者。則蓋譌字也。自別譌作則。而說經者遂有斨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則字。而字書韻書及尚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曰。則斨也。斨也。然試問尚書以外。曾有他書言則者乎。其誤可想也。

### 泯亂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泯。斨傳曰泯泯爲斨。是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大誥曰大誥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行道也。言告汝德之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殄。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為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即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甯不女瑕殄。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斷裕乃以民甯為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女典聽朕誌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誌雖訓慎。然解為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誌告也。言汝當常聽我告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康誥曰聽朕誥女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也。上文曰文王誥教小子多方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也。上文又曰厥誥誌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誌猶誥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誌告也。之訓始尚



書舊注與。

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酒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  
 吏酒于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  
 作賄肅慎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  
 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訓平為使今本作俾賈昌朝羣  
 經音辯曰平使也引  
 書乎來以圖蓋舊本平辯亦聲近而義同猶平章百姓  
 如是爾雅乎作押詳見前平章  
 之乎通作辯也百姓條下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  
 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

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詁亦曰辯使也小  
 爾雅與廣雅同蓋馬鄭尚書注訓辯為使廣雅小爾雅  
 及此傳皆承用之耳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  
 字同於是或訓為治而以勿辯乃司為句或訓為說而  
 以勿辯為句古義失而句讀亦舛矣。

厥亂為民 亂為四輔 亂為四方新辟 厥

亂明我新造邦 厥亂勸甯王德 亂謀面用

丕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  
 率怠弗協之類是也詳見  
 釋詞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為民論



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為者化之借字。為與化古亂皆讀若訛亂

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而

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尚書

呂荊其罰百率，古文尚書率作𠄎。見秋官職金疏是其例也。考

記畝人欲其窳也。鄭司農云：窳讀為苑，彼北林之苑，釋文窳於阮反，或云司農音鬱。說文元從兀聲，兀讀若負

瓊從負聲，或作壩，從商聲，又作旋，從旋省聲，讀從負聲，或作鏞，從商聲，趨從負聲，讀若綳，皆元術二部之相通也。

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

衣鄭注引古文尚書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

為厥亂勸甯王德，厥亂勸甯王德者，厥率勸甯王德也。

維詰曰：亂為四輔，率為四輔也。又曰：亂為四方新辟，率

為四方新辟也。今文尚書立政曰：亂謀，面用丕訓德。見

釋漢石經尚書殘碑率謀，勳用丕訓德也。面讀為勳，說見召下文

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

意義解者，輒訓為治，失之矣。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

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

之謹案廣雅，效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教

命果何用也。傳云：教實者考實也。楚辭九章弗參，效之

言校校亦考也。齊語：合羣，突比，校民之有道者，賈逵注



曰校考也

見文選  
楊賦注

惟其陳脩

惟其陳脩為厥疆畎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稍人注引小雅信南山篇維禹噉之毛詩噉作甸云甸治也多方曰畎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田甸畎噉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為列失之。

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家大人曰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則當以隸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為句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王惟德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為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亦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為句用以也亦屬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乎



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見爾雅越若至三月也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肫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已自為句故也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今本二為作三既外霸粵五日甲

子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三月也其言既外霸粵五日甲子猶此言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也逸周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肫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未解尚書文義。

天迪從子係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係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之謹案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子當讀為慈古字子與慈通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又



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丕訓德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謹案天非人比不可以言面謀所面見之事尤為不詞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言面可乎今案面當讀為勛爾雅曰勛勉也說文作恤曰勉也勛稽天若者勉力上考天心而順之也謀勛用丕訓德者謀於乃事乃牧乃準勉用大順德之人也蔡仲默不解面字之義乃以為謀人之面貌疏矣或沿蔡氏之誤解作以貌取人而

又讀丕為不謂謀面用不訓德為任用小人案謀面用丕訓德惟言夏先王勉用大順德之人耳至下文樂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暴德乃言後王任用小人不得於此遠言之也漢石經謀上有亂字乃語詞亦非謂其謀之昏亂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 若有功

引之謹案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後刑罰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故曰用乂民若有功若猶乃也小爾雅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解者或以亦敢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殄戮用乂民為句而訓若有功為順行禹湯所以成功某氏或以亦敢殄戮用乂為句民若有功為句而訓民



若有功為順導民則可有功蔡沈集傳皆失之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厥民刑用勸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傳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家大人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於天下也引之謹案多方曰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常也言湯慎其所施之政教麗為施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為民勸以刑為刑罰皆失之刑為久常之常又為典常之常說見爾雅則刑職常也下

咸秩無文

維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停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為紊紊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為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殺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亾文亦當讀無紊謂天



地郊宗五時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孟康  
注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案咸秩以文統上天風俗  
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  
通義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  
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  
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  
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

予惟率隸矜爾

多士予惟率隸矜爾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正義  
曰此故解經中隸字家大人曰率用也周頌思文篇貽  
自毛傳隸緩也莊二十二年春秋隸大眚杜注曰赦有  
率用也

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皆災隸赦傳稱隸皆圍鄭皆放  
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隸皆圍  
鄭曰隸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予惟率隸  
矜爾者言我惟用隸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隸矜二字  
天惟界矜爾界不復迫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連讀下文  
矜二字亦連讀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  
依隱也古音微與殷通故依隱同聲說謂知小人之隱  
文衣依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  
也周語勤恤民隱章注曰隱痛也小人之隱即上文稼  
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今人言苦



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舊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以其為小人之隱衷故身為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穡為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為小人而後知哉傳釋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為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為依仁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蓋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康誥曰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鞠稚也顧命無遺鞠子

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惟正之其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其唐石經以下俱作供茲依後漢

書郵傳傳注所引改正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眾國所

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其傳曰所以無敢

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見釋詞正當讀為

政其奉也見甘誓傳今本甘誓其作恭後人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言耽樂是

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



事故曰以庶邦惟政之共。言惟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共。亦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語引此作惟政之恭。恭者共之借字。後漢書鄧暉傳注引尚書無逸曰以萬人唯政之共。政字與東晉古文不同。蓋出馬鄭本人字。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為正道。為正身。殆不識古人假借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共為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

違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大人曰。違亦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慍。很。恨也。慍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

恨也。抑風谷風篇。中心有違。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我道惟甯王德延

傳曰。故我以道惟安甯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尚書迪字多。語詞。詳見釋詞。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甯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為蹈。或訓為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既誤。解為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顛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巫咸又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已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已。皆以生日名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為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為生日名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尚書也。今本作咸。

亦後人所改。

則商實百姓王人 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可為語詞。實亦可為語詞。詩。凡言實。方實。苞實。墉實。壑之類。皆語詞也。君奭。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堯典傳曰。百姓。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人。子突。救衛。杜注曰。王人。王之微官也。罔不秉德。明恤實。語詞。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為句。某氏傳。或以則商實為句。蔡沈集傳。皆於文義未安。又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實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罪也。閱當讀用說。桎梏之說。蒙卦釋文說。吐。活反。徐又音稅。古字閱與說通。風



谷風篇我躬不閱襄二十  
五年左傳引作我躬不說  
說者解釋也。上言赦下言說  
其義一也。百鏹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者乃  
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正義非也。此以赦罪言之。與上  
文其審克之異義。

滅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之。加  
之以威。家大人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傳義  
非也。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  
謚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者謂德為威。有殷嗣天滅威者。  
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不務。所以喪亾也。桓二

年左傳曰。滅德立違。

威劉厥敵

引之謹案。威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威聲。同  
而義亦相近。故君奭曰。誕將天威。威劉厥敵。威劉皆滅  
也。猶言遏劉虔劉也。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成十三年  
左傳虔劉我邊。坐杜注曰。虔劉皆  
殺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厯志引武成篇。竝云威劉  
商王紂。與此同解者。訓威為皆失其義也。威與滅古字  
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滅侯宣多。昭二十六年傳曰。則  
有晉鄭。威黜不端正。義曰。威諸本或作滅。史記趙世家  
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說見後克滅  
侯宣多下。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傳曰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也。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大人曰。經云以予。不云以予言。否訓為不。不訓為不可。不戒增字以解經。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汜箋。鄉射禮注。鄉射注。又曰。今文以為與。言女尚其克敬。且與予共監於殷之喪也。否不善也。宣十二年左傳。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范望注。大元積初一日。否不善也。監于殷喪。大否者。監於殷之喪也。皆由大不善也。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

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引之謹案經

以率俾連文。鄭訓率為循。俾為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

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今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

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

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

戴禮少閒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盧辯注。俾。使也。亦誤。五帝德

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竝同也。俾之言比也。比。彖

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

記作克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

矣。又秦誓。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



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尚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流者。受人責而即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從善如流。即其證。傳曰。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云改。猶為近之。但未訓俾為從耳。

義民 鳴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頃也。頃與傾同。說文又曰。義從我。我。頃頓也。我。義。俄。古。並同。小雅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傾貌。廣雅曰。俄。衰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改曰。謀而用不訓德。或讀不為不。非也。辨見召誥。面稽天若下。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義與俄同。衰也。言夏先王謀勉用大順之德。而讀為勛勛勉也。說見召誥。然後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衰之意。民也。呂刑曰。鳴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衰之意。馬融注曰。鳴。輕也。鳴者。冒沒輕儻。義者。傾衰反側也。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娼。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謀。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盜義。娼賊。閒謀。讒。貸。皆是寇賊姦宄之事。義。即鳴義姦宄之義也。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



知之故明法曰。佞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爲仁義之義。其不可通者有三。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則善人在位矣。何乃三宅反無善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卽上文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解爲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爲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皆謂居惡人。此不特與上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也。鳴義姦。宛解爲爲鳴臬之義。夫鳴臬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鄭注訓義爲良善。

而曰盜賊狀如鳴臬。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爲之辭。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引之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此刑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方。弗與其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



對

以竝受此丕丕基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傳曰武王循惟謀從  
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引之謹案古聲竝音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之言音也  
徧也武王徧有天下故曰音受此丕丕基井九三王明  
竝受其福謂天下音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  
而出竝受其福謂眾賓與主人音受其福也詳見竝受  
傳乃謂君臣竝受大業丕丕之基豈人臣所有邪

在我後之人

顧命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曰言文武乃施政  
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大人曰  
經文在字若不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  
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  
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增義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  
案在謂相顧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以顧在後世子  
孫也吳語曰晉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  
一人即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大  
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  
二伯父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  
 曰安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  
 綏為安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  
 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讀為綏綏繼也繼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也綏與綏古通用亦通作鞮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明郊鄭注綏當為綏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鞮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為綏讀如冠鞮之鞮爾雅曰綏繼也漢書律厯志曰鞮賓鞮繼也  
 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  
 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

臙宮劓割頭庶劓

呂刑則劓劓黥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臙宮劓割頭  
 庶劓引之謹案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  
 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  
 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即訓釋甫刑之詞今文尚書  
呂刑作甫刑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  
 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  
 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盧氏  
紹弓所得小字舊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割宮當為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  
 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



割二字之義皆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有宮無割。故刪割者二字。不知丈夫淫割去其勢。乃釋割字。非釋宮字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臙墨劓。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二千。謂劓墨宮割。臙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秋官司刑亦即依甫刑臙宮割劓之文為先後之次。是臙字當

在宮割之上。劓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王氏尚書後案曰。臙宮劓。割頭。庶劓者。臙。即判割頭。即大辟。庶劓。即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塞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劓也。引之謹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尤為穿鑿。今考御覽刑罰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管人額也。黥者。馬羈管人面也。今本御覽管誤為管。西陽雜俎。黥篇引此作管。今據以改正。魯語中



刑用刀鋸其上用鐵又引鄭注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箠

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今木刀墨之

鹿涿古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逸周書史記篇管阪

即涿鹿周官壺涿氏故書涿為獨左傳齊顏涿聚晏之

春秋外篇作顏燭鄒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

人表作頭庶刺即涿鹿頭涿古同聲涿字古讀若燭

顏燭燭頭涿則鹿之譌耳草書鹿字作庶

農殖嘉穀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

叔家大人曰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氏

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二后

之恤功于民非言其效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使禹敷

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文皆本于呂刑務

勤即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三年左傳曰君

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猶努力管

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

為農之證

惟訖于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

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說



竟也終也富讀曰福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犬雅瞻印篇何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人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威福相對為文洪範亦曰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訖于福者作福作威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為之辭

擇言

敬忌罔有擇言任身引之謹案擇讀為斲洪範彝倫攸斲鄭注訓斲為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擇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擇擇斲擇古音竝同敬忌罔有擇言任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

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曰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尚書禮記孝經者多以爲無可擇始以迂回失之太元元掇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人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僻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然則邪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巢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竝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



庶有格命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為嘏格命嘏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休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為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主人注曰古文嘏為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雖休勿休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言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之轉周語為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我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說見後我心則休下休為喜樂之喜亦為喜慶之喜雅爾慶也召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為恤是也傳皆訓休為美疏矣

輸而孚

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



謂上其鞠劾文辭。正義曰。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輸相對為文。輸之言渝也。謂變更也。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為不冤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謂變渝也。是輸與渝通。豫上六曰。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渝而孚。取相反之義也。傳謂輸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哲人惟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增用字。文義乃明。殆非也。哲當讀為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上文制以刑。墨子尚司篇引作折則刑。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斲以法。墨子尚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上文哀敬折獄。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作哀。哲。哲獄。哲亦折之借字。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刑耳。

五極

屬于五極。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



仁義禮智信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爲五刑之辭。五罰爲五刑之罰。五過爲五刑之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爲五常之中。正則大而無當矣。

未就子忌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子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爲一句。文義未安。今

案說文引此忌作基。

基字引周書曰。來就基。基即未就子基之譌。

廣雅。基。意

志也。

今本志字誤在。意上辨見廣雅疏證。

廣韻。基。志也。

見去聲七志。

基與基同。

未就子基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當時憎其未就已意。故云則曰未就子基。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子基者也。當時誤親信之。故云姑將以爲親。云未就子基。則疏遠之可知。云姑將以爲親。則喜其就子基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

我尚有之。我皇多有之。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一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



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甯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會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戡戡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是也。傳皆以為有無之有失之。

冒疾以惡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為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複。惡當讀為誣。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譏。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誣。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讒毀之也。是誣惡古字通。以猶而也。古者以與而同。義說見釋詞。言嫉妬人之有技而讒毀之。下文云。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為憎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犬子痊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惡之。謂讒毀之也。下文云。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昭二十七年傳。卻苑直而和。鄆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為惡。

亦尚一人之慶

邦之祝陞。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引之謹案。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尚與由相對。言主一人之慶也。傳以尚為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尚



亦有利哉尚亦當為亦尚說見後尚亦有利哉下今秦誓作亦職職尚皆主也與亦尚一人之尚正同義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尚書正義為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拜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

間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孰是與孰非與曰皆非也伏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間所獻而篇數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并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即位之七年是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帝末獻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籀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又曰今文大誓流為鵬鵬摯鳥也馬融云明



武王能伐紂鄭元云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  
 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舟中  
 流白魚入於王舟又曰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  
 於王屋流之為鵬鄭注曰鵬當為鴉鴉鳥也書說曰鳥  
 有孝名引之案馬鄭傳古文者而皆作鵬則作鵬者孔  
 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載董仲舒傳所引書說所解  
 皆作鳥則伏生今文大誓也鄭注古文大誓  
 曰鵬當為鴉鴉鳥也則又以今文說古文也若伏生書  
 無大誓仲舒安得而引之或曰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  
 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勅之也恐時之蓋說大誓之文而  
 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哉聲同而字異引書既與尚  
 書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  
 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  
 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  
 舟王俯取出涖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赤鳥白  
 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逸周  
 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誓也曰此說非也復茂二字古  
 音同在幽部又皆唇音何不可通之有尚書傳作茂此  
 作復者伏生尚書之別本也正如大傳述大誓乃鼓鉦

漢而後漢書作鳧藻耳不得謂之不符若以仲舒所引  
 為出尚書中候及逸周書則尤非事實韓侯之書作於  
 成哀之後當仲舒時不得有尚書中候仲舒無由引其  
 文先秦兩漢之書引逸周書之文或稱逸周書或稱周  
 書無單稱書者仲舒所引稱書曰而不稱周書曰其為  
 見行之尚書而非逸周書明甚曰左氏傳襄公二十五  
 年及徐餘中論法象篇引逸周書凡彼聖人必趨時皆  
 困潛夫論救邊篇引逸周書凡彼聖人必趨時皆趨時  
 趨時正作周書曰諸本皆有周字未嘗但稱書也申論  
 引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與左傳文同杜注左傳  
 以為逸書蓋尚書逸篇之文也若逸周書常訓篇慎微  
 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與左傳中論所引字多不同則中  
 論出於左傳左傳又別有所出而非取之逸周書故不  
 云周書也劉向以逸周書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攷  
 其書有大子晉篇晉為周靈王太子靈王二十二年晉  
 嘗諫王是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而大子晉篇有告  
 晉叔事則在晉既歿之後篇末又有孔子聞之日惜夫  
 殺吾君也之語見於風俗通潛夫論則又在孔子後矣  
 其書多涉陰謀故陳振孫以為戰國時人所為大叔儀



引書事在襄公二十五年其時周書尚未出不得謂所  
 引出周書也然則單稱書者非逸周書矣且仲舒對策  
 引書者二一引書云茂哉茂哉顏注曰虞書咎繇謨之  
 辭一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  
 公曰復哉復哉顏曰今文尚書大誓之辭二者皆當時  
 尚書所有故皆稱書曰若所引白魚云云是逸周書正  
 當表之曰周書以別於上文所引不當同稱書也試再  
 以仲舒所作春秋繁露證之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書曰  
 厥辟不辟忝厥祖竹林篇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又告  
 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則  
 皆本於坊記又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正貫篇引  
 書曰入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度制篇引書曰釐  
 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暖燠孰多篇引書曰二十  
 有入載放勳乃俎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  
 音三年則皆本於伏生所傳之尚書稱書曰者凡六未  
 嘗引逸周書一語亦可證對策所引之書非逸周書矣  
 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  
 一家顏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下文曰大小

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卷數與經相合蓋經文二十九

篇篇各為卷因而每卷為之章句也猶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魯說

及齊孫氏傳亦二十八卷又曰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蓋經文二

十九篇每篇為之解故也猶易經十二篇京氏段嘉亦十二篇二十九卷

之經有一卷是大誓二十九卷之章句二十九篇之解

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其明不然何以章句解

故俱與經同為二十九耶其證二也西漢經師不為序作注故毛詩詁訓

傳不釋詩序然則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二

十九篇其為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經二十九卷有

一卷是序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平當受歐陽尚書於林尊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稽



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凶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

辭。則歐陽尚書固有大誓矣。藝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案三十二卷。當為三十三卷。三十一卷亦當為三十三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篇。各為一卷。而為二十九卷。歐

陽氏分盤庚為三篇。大誓亦為三篇。各為一卷。故三十三卷也。因而每卷為之章句。故章句亦三十三卷。房者

脫畫耳。或曰：歐陽經并序計之為二十九卷。又加大誓三篇。為三十二卷。案書序盤庚大誓皆三篇。大誓分為

三。而盤庚乃合為一。無是理也。蓋合則俱合。分則俱分。故夏侯經合為二十九卷。歐陽經分為三十三卷。班

伯受小夏侯尚書於鄭寬中。見漢書儒林傳及敘傳。而敘傳班伯

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

侯尚書亦有大誓矣。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

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

文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

書無大誓乎。其證三也。或曰：歐陽增大誓三篇。兩夏侯

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為後人所增。編考史

記兩漢書無言歐陽大小夏侯增大誓者。且伏生本經

二十九卷。兩夏侯所同。歐陽經則分為三十三卷。故藝

文志先言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後言歐陽經三

十三卷。若云歐陽先增大誓三篇。為三卷。兩夏侯後增

大誓。而又合為一篇。一卷。則夏侯篇卷定於歐陽之後

志。當先言經三十二卷。歐陽氏後言大小夏侯經二十

九卷。乃合分卷之先後。何以先言夏侯二十九。後言歐

陽三十二乎。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

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即

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

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

文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

書無大誓乎。其證三也。或曰：歐陽增大誓三篇。兩夏侯

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為後人所增。編考史



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為今文所無其二十九篇則古  
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  
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  
分九共為二十四篇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  
又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為三十四篇統計之則為五  
十八篇也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者  
四十五卷後有序一卷故四十六卷顧注曰  
鄭元敘贊云後又以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尚書  
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也其實九  
其九篇同為一事合而言之亦可稱為一篇合則二十  
四篇減其八仍為十六篇矣盤庚三篇大誓二篇顧命  
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可稱為三篇盤庚  
三篇

合為一大誓三篇合為一顧  
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為一合則三十四篇減其五仍  
為二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為四十五篇  
篇各為卷則為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  
古文二十九篇與伏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  
矣民閒獻大誓在武帝末孔安邦早卒未嘗至武帝末  
當其得古文時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所考今文二十  
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為伏生所傳明甚且古文逸書  
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篇得多  
十六篇也若謂大誓為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  
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



大誓而為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  
 七篇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  
 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  
 九篇為數十是霸所分析者即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  
 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  
 之外矣若如朱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序則當其分  
 析二十九篇序已在其中矣而下文又言采書  
 序何邪甚矣其不可通也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  
 書無大誓可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  
 九篇邪其證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  
 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而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  
 春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元朔元年為  
 武帝即位之十三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有司已稱  
 引大誓之文則為伏生尚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尚書大  
 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所為據玉海所引鄭  
 康成大傳序  
 而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  
 下至于盟津之士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才子  
 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子受先公畢  
 力嘗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天子發升舟中流白



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

史記周本紀載大誓之文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  
齊栗信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  
罰以定其功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王舟中武王  
俯取以祭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  
曰惟四月犬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曰犬  
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

又引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怡前歌後舞凡

十七字虞書正義曰劉歆三統術論武王伐紂引今文

師乃鼓譟大誓曰丙午逮師周官大司馬鄭注引書曰前

後舞說文指字引周書曰師乃指白虎通義禮樂篇引

尚書曰前不稱書曰者大傳凡舉二十九篇

歌後舞皆出大誓經文或稱書曰或不稱蓋以其書

見在人所知也如太平御覽引大傳曰黃錢入日辨秩  
曲成辯在朔易日短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  
衡以齊七政文出堯典又引大傳曰六日乙未王朝步  
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係先周公相宅文出召誥文選注

引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文出皋陶謨儀禮經傳

通解引大傳曰德將無醉文出酒誥通解續引大傳曰

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上三句出堯

典下一句出皋陶謨而皆不稱書曰是其例也若其舉

逸篇之文則無不稱書曰者蓋以其書已失不稱則無

由知為尚書也如困學紀聞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其篇

引書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

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大傳述大誓之文而不

稱書曰則其為伏然則伏生書有大誓矣或曰玉海引

書見在之篇明矣鄭康成大傳

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

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

傳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

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

其闕之例未可執是劉伏生已得大誓也案歐陽高乃

伏生六傳弟子非親受業於伏生者大傳序云歐陽生

從伏生學則是歐陽和伯而非歐陽高矣漢書儒林傳

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

乘人也事伏生是其證不得以為歐陽高也以已意彌

縫其闕者闕失也過也王海引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



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謬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此謂伏生書中有音聲之誤。先後之差。篆隸之失。所謂闕也。張生歐陽生以己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己意彌縫其闕。非謂伏生無大誓而已增之。伏生不言大誓而已言之也。大傳詳言大誓。正是張生歐陽生所聞於伏生者耳。太平御覽引大傳寅餞。入日辯秩。而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云云。又引辯在朔易。日短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云云。又引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傳曰旋者還也。云云。通解續引乃女其悉。自學功。傳曰當其效功也。云云。又引高宗梁閭三年不言。傳曰高宗居凶廬。云云。蓋所聞於伏生之說也。其他可以類推。故藝文志尚書傳四十一篇。次於經二十九卷之後。而在夏侯解故歐陽章句之前。明其為伏生所說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為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已引尚書傳則傳為伏生之說。而非後人所為明矣。故隋書經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又案大傳為張生歐陽生論次。其師伏生之說。至章句則出於

夏侯勝建歐陽高而非張生歐陽生所為。鄭氏謂張生歐陽生別作章句誤也。其證七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誥。大誓召誥雒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八也。太平御覽書古文訓。困學紀聞。並引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六誓者甘誓湯誓大誓。牧誓。秦誓也。五誥者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九也。或曰伏書無大誓。以古有大誓。故合併計之。而稱六誓也。今知不然者。五誥之外。尚有仲虺之誥。湯誥。玉海又謂大傳篇目有揜誥。凡此皆古時所有。大傳何不合并計之。而稱八誥耶。不稱八誥。而稱五誥者。據



伏書所有者言之耳。六誓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治。禹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誠，曾有一篇是伏書所無者邪？又案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引作孔子曰。今案大傳敘述篇名託稱孔子者，如太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孔子曰：吾於維詰也見周公之德。堯明于上下勤施四方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詰堯典咎繇謨禹貢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為伏生所傳也明矣。伏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往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說篇引或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為博士而春秋繫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曰：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則尚書大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間猶未

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赤鳥之事而釋之矣。則大誓一篇為伏生所本有而非民間所獻甚明。其證十也。

漢書終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帝卽位之十八年。奏上改元為元狩。司馬相如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相如元狩五年卒。卒後奏封禪書。

皆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皆與人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十一也。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

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



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維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鳥作鵬云鵬摯鳥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窺與史記略同又引鄭注曰鵬當為鴉鴉鳥也蓋馬鄭傳古文尚書作鵬者古文大誓作鳥者則今文大誓也

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及藝文

類聚引尚書中候皆作鳥則皆用今文也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誓用今文說矣周本紀引牧誓如豺如離亦出今文子長論述古今至大初而訖見自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非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二也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致疑於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

句或連下讀誤。說見史記雜志。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

矣。案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第一。皋陶謨第二。禹貢第

三。甘誓第四。湯誓第五。盤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

戡黎第八。微子第九。大誓第十。牧誓第十一。淇範第十

二。金縢第十三。大誥第十四。康誥第十五。酒誥第十六

梓材第十七。召誥第十八。雒誥第十九。多士第二十。無

逸第二十一。君奭第二十二。多方第二十三。立政第二

十四。顧命第二十五。棗誓第二十六。呂刑第二十七。文

侯之命第二十八。秦誓第二十九也。所謂逸書十餘篇

者。舜典第一。汨作第二。九共第三。大禹謨第四。棄稷弟

五。五子之歌第六。允征第七。湯誥第八。咸有一德第九

典寶第十。伊訓第十一。肆命第十二。原命第十三。武成

第十四。旅獒第十五。囿命第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

篇也。若謂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

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內。又不在逸書十六篇之內。子

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尚書篇數始全。何以無一語

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在其中。無煩更

言大誓乎。不然。則尚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獨遺大

誓一篇。無是理也。此又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

有大誓。則別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間獻大誓。與博士使



讀說之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曰此向歆傳聞之譌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間縱有獻者亦與之同。猶周官本有大司樂漢文帝時樂人竇公文獻大司樂章與周官同伏生張生歐陽生讀而說之也久矣何待民間獻之而始傳以教人乎。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安得以為後得乎。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以董仲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又屢言大誓乎。竊以為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漢之通儒也其言尚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當在景帝時。見閻氏尚書古文疏證而歆以為武帝末

移讓大常博士書孔安邦早卒未嘗至天漢時。亦見疏證而歆以為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尚書皆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遠故傳聞或譌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並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偽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生之大誓竟由此亡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古今皆信從之子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誠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



也何也民閒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  
假令其說可信則爲今文尚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  
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  
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  
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臧霸分析  
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  
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  
劉歆七略宜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  
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  
獨壁臧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尚書者出孔

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  
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  
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  
向二十九篇之數同於史記見尚書正義一則伏生本經已有  
大誓矣而又以爲大誓獻自民間其說自相抵牾論衡正說  
篇伏生年老鼃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外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此謂二十九篇傳自伏生也而又曰當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篇後得與前說自相抵牾其誤與向歆同以史記儒林傳考之則前說至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則以史記二  
是而後說非也



十九篇之文為宗而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然後伏生經  
 文之篇數不為異說所殺其識過向歆遠矣後之學者  
 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奉為不刊之典而於孟堅所信  
 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慎乎曰伏生本書既為  
 二十九篇則何以又有今文二十八篇之說乎曰二十  
 八篇之說見於偽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  
術何圖乃有百篇邪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百篇也顏籀漢書敘例曰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蓋晉人始有是  
 說魏晉閒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  
 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

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

者皆并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之者史記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一漢書

藝文志言經二十九卷者一言二十九篇者二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三皆伏生本書有大誓者也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托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漢時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而瓚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者亦非除大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十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大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不此之信而信後人之妄談可乎曰伏生今文有序乎曰有漢書儒林傳曰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



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首尾。霸所分析者。伏生二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有矣。白虎通義誅伐篇引尚書序曰。武王伐紂。太平御覽三百四引有序字。今脫。白虎通義所引尚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閻氏疏證曰。伏生時猶未得序。非也。曰。今文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為不并序數之乎。曰。傳所論者。尚書百篇之存。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篇。可矣。何為以序益之乎。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謂編次為百篇。司馬光注序。謂篇之次第。不聞并序計之。而云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五十八篇。不

聞并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并序。而云三十篇也。諸言尚書篇數者。皆不計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亡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十九篇。亦謂經文矣。柰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鼃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歿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以上論衡。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



云亾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篇矣。豈有言百篇之存亾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又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為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為二十八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大雅三十一

篇為三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而以序分冠篇

首者也。

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陽震傳注引韓詩曰。蝮螭刺奔女也。蝮螭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葺不煒燁。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志又曰。毛詩二十九卷。此蓋以序別為一卷。次於二十八卷之後者也。

卷弟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併為一卷。而以序別為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周頌每篇一章。較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為一卷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亾其辭。箋曰。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



篇之序合編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文志則曰四十六卷此以序別爲一卷次於四十五卷之後者也說見上志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此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志又曰歐陽經三十二卷二當爲三謂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而爲三十三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日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既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爲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今文有序不在篇卷之列而謂伏生二十九篇序當其一可乎要而論之信大誓後得之說則必謂伏生本無大誓信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則漢初已得大誓而後得爲傳聞之譌夫綴學之士所聞異辭而古人與稽必從其朔與其信後出之別錄不如信在先之史記矣知此者其唯班固乎孔氏穎達朱氏彝尊不知辨大誓後得之譌而反疑伏生之二十九篇無大誓尚書序正義曰案史記秦時書得二十九篇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也又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虞書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



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三十四篇。即二十九篇也。月令正義曰：鼂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是孔氏亦知伏生所傳。即是二十九篇。而非二十八篇矣。乃其釋書序大誓。則又惑於大誓後得。及孔叢二十八篇之說。而云大誓非伏生所傳。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大誓。或以為民間所得。入於伏生所傳內。或欲以序當其一篇。所謂大道以多岐。羊者也不揣樛昧。竊為按討遺文。而剖別之。如此後有通人。糾而正之。

附某孝廉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即在大誓一篇。前與某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說。昨已呈政矣。尋繹尊著。謂今文廿九

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為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為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為芻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為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為歐陽以古文大誓二篇錄入也。引之案今文大誓流為鳥書說以為孝鳥古文大誓。鳥作鵬。馬融以為摯鳥。則大誓有今古文之殊。假如歐陽以古文大誓錄入伏生書內。則其字亦當作鵬。何以又有作鳥之本。則今文自有大誓。非從古文錄入可知。夫古文今文。師傳絕異。各有篇章。不相移易。若謂歐陽錄古文大誓以補伏書之闕。則古文逸書更有十六篇。為伏書所無。歐陽何不悉錄以補之乎。且藝



文志曰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謂  
十六篇爲今文所無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若  
大誓亦伏書所無則伏書但有二十八篇孔書多於伏  
書者又加一篇而爲二十七篇志何不以考二十八篇  
得多十七篇乎志又曰孔安邦獻古文尚書遭巫蠱事  
未列于學官此謂古文四十五篇皆未列學官也若歐  
陽取古文大誓入于已立學官之伏生書內則古文大  
誓列于學官矣其未列學官者但有四十四篇班氏何  
以不加分析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始不可  
通孝廉與陳恭甫編脩書謂歐陽生之子以兒寬所受  
於孔安邦之古文大誓錄入尚書案孔安邦爲武帝博  
士時古文尚書未立於學官其所爲博士乃今文尚書  
博士也兒寬受業於孔安邦亦但受今文之說未嘗受  
古文也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  
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  
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通尚書詣博士  
受業受業孔安邦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邦雒陽賈嘉  
頗能言尚書事此皆謂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  
尚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乃謂古文之學耳然則孔安邦所以授兒寬者仍是今

文之說而非古文故漢書儒林傳敘古文尚書之學但  
云孔安邦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邦問而不及兒寬  
則寬非傳古文者明甚歐陽生之子藝文志又言劉向  
何由而得古文大誓於兒寬之手乎藝文志又言劉向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  
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別錄云民  
閒獻大誓即指壞壁得書案別錄所謂民間獻大誓者  
唯獻大誓一篇魯共王壞宅  
得書共五十八篇而大誓在其內二者多寡相縣不得  
合爲一事且壞宅得書者魯共王非民間也劉歆傳曰  
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乃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則歆所謂後得之大誓非由孔壁  
出矣若因別錄民間得大誓於壁內之語遂以壁  
爲孔壁則伏生書出於屋壁亦將以爲孔壁乎云博  
士讀說之即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合若論  
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



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

作首尾別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

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為一篇以合於廿八篇也。案傳云

析合二十九篇則霸以前已為二十九篇矣。分析二十九篇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言之豈得謂班固總

為一篇以合於尚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

外。釋文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

大誓為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尚

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

別作章句。又特撰六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

作在伏生之後即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

其闕是已。

案闕謂聲音之謬先後之差篆隸之失非謂有闕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顯然可考不得

率合六誓觀義之文。又何必非後人所簞乎。史記孔子世

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之起遠矣。至孔子纂

上斷於堯。下訖嬴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孔子作書序言

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

魯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為序作傳。而書

序則必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

云。踐藉也。詩幽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

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案尚書大傳討論大義時

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逐句為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



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亦有周公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大傳既釋序則

載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正并序數之。案臧霸分析二十九篇并大誓計之者也。霸成帝時人在大小夏侯尚書既立學官之後。而云分析二十九篇。則所分者即夏侯經之二十九卷矣。若夏侯無大誓。則但有二十八篇。何以云分析二十九篇乎。班伯傳小夏侯尚書而漢書敘傳載伯引大誓曰。通用婦人之言。若夏侯經無大誓。班伯安得而引之乎。載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召誥皆脫簡。而不言闕大誓。則夏侯有大誓矣。經有此篇。豈得不為作注。此章句之所以二十九卷。解故之所以二十九篇也。若再有一篇一卷釋序。則篇卷當有三十。何以止於二十九乎。篇卷一但二十九。則但釋經之二十九篇。而不及序明矣。唯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脫畫一。當作二。

況載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信此而疑彼。未見其然也。案別錄尚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有大誓矣。而又以為民間獻大誓。與前說自相抵牾。且非事實。故班固作儒林傳。載文志。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為其不足信也。不然。則并序為二十九篇。尚少大誓一篇。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槩括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何得以序當斗乎。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大誓計之。特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篇之數耳。不得以大誓不



足當斗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夏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案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序為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自選之乎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尚書中故并數為廿九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為一說白不同也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為二昨聞尊指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陽錄大誓獨分篇為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之闕仍分篇者不設亂今文之真此傳經之大要也案書

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序而論大誓三篇同為大誓可分者未嘗不可合故藝文志言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者多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三篇九其九篇各合為一篇即合大誓三篇為一篇亦不肯古文家法以今文書序而論般庚亦是三篇可合者未嘗不可分故漢石經殘字般庚中篇之未建乃家下下篇之首般字上空一字此今文般庚分上中下之明證即分般庚為三篇亦不肯今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為一於大誓則分為三前後自相刺謬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為伏生本經所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又何古文家法之有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剛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南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謨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要不及自注曰六誓疑當作五誓歐陽家改為六案徧考諸書無謂歐陽家改大傳者不得謂歐陽家改五為六



大傳明稱六誓。則合大誓爲二十九篇矣。不得云二十八篇。大傳記孔子之言。卽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尚書者。可無待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不設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詭乎。臨紙疑備。俟教不宣。

經義述聞弟四



